

三國志

二十三



杜周杜許孟來尹李譙郤傳第十二

蜀書 國志四十二

杜微傳



杜微字國輔梓潼涪人也少受學於廣漢任安
劉璋辟為從事以疾去官及先主定蜀微常稱
聾閉門不出建興二年丞相亮領益州牧選迎
皆妙簡舊德以秦宓為別駕五梁為功曹微為
主簿微固辭輦而致之既至亮引見微微自陳
謝亮以微不聞人語於坐上與書曰服聞德行
饑渴歷時清濁異流無緣咨覲王元泰李伯仁
王文儀楊季休丁君幹李永南兄弟文仲寶等

蜀志十二

一

每歎高志未見如舊猥以空虛統領貴州德薄
任重慘慘憂慮朝廷主公今年始十八天姿仁
敏愛德下士天下之人思慕漢室欲與君因天
順民輔此明主以隆季興之功著勲於竹帛也
以謂賢愚不相為謀故自割絕守勞而已不啻
自屈也微自乞老病求歸亮又與書答曰曹丕
篡弒自立為帝是猶土龍芻狗之有名也欲與
羣賢因其邪偽以正道滅之怪君未有相誨便
欲求還於山野丕又大興勞役以向吳楚今因
不多務且以閉境勤農育養民物並治甲兵以

杜微



待其挫然後伐之可使兵不戰民不勞而天下定也君但當以德輔時耳不責君軍事何為汲汲欲求去乎其敬微如此拜為諫議大夫以從其志五梁者字德山犍為南安人也以儒學節操稱從議郎遷諫議大夫五官中郎將

周羣傳

周羣字仲直巴西閬中人也父舒字叔布少學術於廣漢楊厚名亞董扶任安數被徵終不詣時人有問春秋讖曰代漢者當塗高此何謂也舒曰當塗高者魏也鄉黨學者私傳其語羣少

蜀志十一

受學於舒專心候業於庭中作小樓家富多奴常令奴更直於樓上視天災纔見一氣即白羣羣自上樓觀之不避晨夜故凡有氣候無不見之者是以所言多中州牧劉璋辟以為師友從

事

續漢書曰建安七年越雋有男子化為女人時羣言哀帝時亦有此將易代之祥也至二十五年獻帝果封于山陽

十二年十月有星孛于鷄尾荆州分野羣以為荆州牧將死而失土明年秋劉表卒曹公平荆州十七年十二月星孛于五諸侯羣以為西方專據土地者皆將失土是時劉璋據益州張魯據漢中韓遂據涼州宋建據枹罕明年冬曹公遣偏將擊涼州十九年獲宋建韓遂逃于羌中被殺其先主定

蜀署儒林校尉先主與曹公爭漢中問羣羣對曰當得其地不得其民也若出偏軍必不利當

戒慎之時州後部司馬蜀郡張裕亦曉占候而
天才過羣裕字南和諫先主曰不可爭漢中軍必不
利先主竟不用裕言果得地而不得民也遣將
軍吳蘭雷銅等入武都皆沒不還悉如羣言於
是舉羣茂才裕又私語人曰歲在庚子天下當
易代劉氏祚盡矣主公得益州九年之後寅卯
之間當失之人密白其言初先主與劉璋會涪
時裕爲璋從事侍坐其人饒鬚先主嘲之曰昔
吾居涿縣特多毛姓東西南北皆諸毛也涿令
稱曰諸毛繞涿居乎裕即答曰昔有作上黨潞
長遷爲涿令涿令者去官還家時人與書欲署
潞則失涿欲署涿則失潞乃署曰潞涿君先主
無鬚故裕以此及之先主常銜其不遜加忿其
漏言乃顯裕諫爭漢中不驗下獄將誅之諸葛
亮表請其罪先主答曰芳蘭生門不得不鉏裕
遂棄市後魏氏之立先主之薨皆如裕所刻又
曉相術每舉鏡視面自知刑死未嘗不撲之于
地也羣卒子巨頗傳其術

杜瓊傳

杜瓊字伯瑜蜀郡成都人也少受學於任安精

究安術劉璋時辟爲從事先主定益州領牧以
瓊爲議曹從事後主踐阼拜諫議大夫遷左中
郎將大鴻臚太常爲人靜默少言闔門自守不
與世事蔣琬費禕等皆器重之雖學業入深初
不視天文有所論說後進通儒譙周常問其意
瓊答曰欲明此術甚難須當身視識其形色不
可信人也晨夜苦劇然後知之復憂漏泄不如
不知是以不復視也周因問曰昔周微君以爲
當塗高者魏也其義何也瓊答曰魏闕名也當
塗而高聖人取類而言耳又問周曰寧復有所
怪邪周曰未達也瓊又曰古者名官職不言曹
始自漢已來名官盡言曹吏言屬曹卒言侍曹
此殆天意也瓊年八十餘延熙十三年卒著韓
詩章句十餘萬言不教諸子內學無傳業者周
緣瓊言乃觸類而長之曰春秋傳著晉穆侯名
太子曰仇弟曰成師師服曰異哉君之名子也
嘉耦曰妃怨耦曰仇今君名太子曰仇弟曰成
師始兆亂矣兄其替乎其後果如服言及漢靈
帝名二子曰史侯董侯旣立爲帝後皆免爲諸
侯與師服言相似也先主諱備其訓具也後主

諱禪其訓授也如言劉已具矣當授與人也意者甚於穆侯靈帝之名子後宦人黃皓弄權於內景耀五年宮中大樹無故自折周深憂之無所與言乃書柱曰衆而大期之會具而授若何復言曹者衆也魏者大也衆而大天下其當會也具而授如何復有立者乎蜀既亡咸以周言爲驗周曰此雖已所推尋然有所因由杜君之辭而廣之耳殊無神思獨至之異也

許慈傳

許慈字仁篤南陽人也師事劉熙善鄭氏學治易尚書三禮毛詩論語建安中與許靖等俱自交州入蜀時又有魏郡胡潛字公興不知其所以在益土潛雖學不沾洽然卓犖彊識祖宗制度之儀喪紀五服之數皆指掌畫地舉手可采先主定蜀承喪亂歷紀學業衰廢乃鳩合典籍沙汰衆學慈潛並爲博士與孟光來敏等典掌舊文值庶事草創動多疑議慈潛更相克伐謗讟忿爭形於聲色書籍有無不通借時尋楚撻以相震摠摠虛晚反其矜已妬彼乃至於此先主愍其若斯羣僚大會使倡家假爲二子之容倣

其訟閱之狀酒酣樂作以為嬉戲初以辭義相難終以刀杖相屈用感切之潛先沒慈後主世稍遷至大長秋卒孫盛曰蜀少人士故慈潛等並見載述子勛傳其業復為博士

孟光傳

孟光字孝裕河南洛陽人漢太尉孟郁之族續漢書云

郁中常侍孟貴之弟

靈帝末為講部吏獻帝遷都長安遂逃

入蜀劉焉父子待以客禮博物識古無書不覽尤銳意三史長於漢家舊典好公羊春秋而譏呵左氏每與來敏爭此二義光常誆誆音誆

奴交反謹音休袁反咋音祖格反

先主定益州拜為議郎與許慈

等並掌制度後主踐阼為符節令屯騎校尉長樂少府遷大司農延熙九年秋大赦光於眾中責大將軍費禕曰夫赦者偏枯之物非明世所宜有也衰弊窮極必不得已然後乃可權而行之耳今主上仁賢百僚稱職有何旦夕之危倒縣之急而數施非常之恩以惠姦宄之惡乎又鷹隼始擊而更原宥有罪上犯天時下違人理老夫耄朽不達治體竊謂斯法難以經久豈具瞻之高美所望於明德哉禕但顧謝踖蹠而已

光之指摘痛癢多如是類故執政重臣心不能
悅爵位不登每直言無所回避為代所嫌太常

廣漢鐔承

華陽國志曰承字
公文歷郡守少府

光祿勳河東裴儁等

年資皆在光後而登據上列處光之右蓋以此

也

傅暢裴氏家記曰儁字奉先魏尚書令潛弟也儁姊夫為
蜀中長史儁送之時年十餘歲遂遭漢末大亂不復得還

既長知名為蜀所推重也子越字令
緒為蜀督軍蜀破遷還洛陽拜議郎後進文士祕書郎

卻正數從光諮訪光問正太子所習讀并其情

性好尚正答曰奉親虔恭夙夜匪懈有古世子

之風接待羣僚舉動出於仁恕光曰如君所道

皆家戶所有耳吾今所問欲知其權略智調何

如也正曰世子之道在於承志竭歡既不得妄

有所施為且智調藏於曾懷權略應時而發此

之有無焉可豫設也光解正慎宜不為放談乃

曰吾好直言無所回避每彈射利病為世人所

譏嫌疑省君意亦不甚好吾言然語有次今天

下未定智意為先知智意雖有自然然不可力彊

致也此儲君讀書寧當倣吾等竭力博識以待

訪問如博士探策講試以求爵位邪當務其急

者正深謂光言為然後光坐事免官年九十餘

卒

來敏傳

來敏字敬達義陽新野人來歙之後也父豔為

漢司空

華嶠後漢書曰豔好學下士開館養徒眾少歷顯位靈帝時位至司空

漢末大

亂敏隨姊夫奔荊州姊夫黃琬是劉璋祖母之

姪故璋遣迎琬妻敏遂俱與姊入蜀常為璋賓

客涉獵書籍善左氏春秋尤精於倉雅訓詁好

是正文字先主定益州署敏典學校尉及立太

子以為家令後主踐阼為虎賁中郎將丞相亮

住漢中請為軍祭酒輔軍將軍坐事去職

亮集有教

曰將軍來敏對上官顯言新人有何功德而奪我榮資與之邪諸人共憎我何故如是敏年老狂悖生此怨言昔成都初

定議者以為來敏亂羣先帝以新定之際故遂含容無所禮

用後劉子初選以為太子家令先帝不悅而不忍拒也後主

即位吾聞於知人遂復擢為將軍祭酒違議者之審見背先

帝所疎外自謂能以敦厲薄俗帥之以義今既不能表退職

使閉門亮卒後還成都為大長秋又免後累遷為

光祿大夫復坐過黜前後數貶削皆以語言不

節舉動違常也時孟光亦以樞機不慎論議干

時然猶愈於敏俱以其耆宿學士見禮於世而

敏荆楚名族東宮舊臣特加優待是故廢而復

起後以敏為執慎將軍欲令以官重自警戒也

年九十七景耀中卒子忠亦博覽經學有敏風

與尚書向充等並能協贊大將軍姜維維善之

來敏

以爲參軍

尹默傳

尹默字思潛梓潼涪人也益部多貴今文而不
崇章句默知其不博乃遠游荊州從司馬德操
宋仲子等受古學皆通諸經史又專精於左氏
春秋自劉歆條例鄭眾賈逵父子陳元方服虔
注說咸畧誦述不復按本先主定益州領牧以
爲勸學從事及立太子以默爲僕射以左氏傳
授後主後主踐阼拜諫議大夫丞相亮住漢中
請爲軍祭酒亮卒還成都拜太中大夫卒子宗

傳其業爲博士

宋仲子後在魏魏略曰其子與魏諷謀
反伏誅魏太子答王朗書曰昔石厚與
州吁游父碻知其與亂韓子昵田蘇穆子知其好仁故君子
游必有方居必就士誠有以也嗟乎宋忠無石子先識之明
老罹此禍今雖欲願行滅親
之誅立純臣之節尚可得邪

李譔傳

李譔字欽仲梓潼涪人也父仁字德賢與同縣
尹默俱游荊州從司馬徽宋忠等學譔具傳其
業又從默講論義理五經諸子無不該覽加博
好技藝算術卜數醫藥弓弩機械之巧皆致思
焉始爲州書佐尚書令史延熙元年後主立太
子以譔爲庶子遷爲僕射轉中散大夫右中郎

將猶侍太子太子愛其多知甚悅之然體輕脫好戲啁故世不能重也著古文易尚書毛詩三禮左氏傳太玄指歸皆依準賈馬異於鄭玄與王氏殊隔初不見其所述而意歸多同景耀中卒時又有漢中陳術字申伯亦博學多聞著釋問七篇益部耆舊傳及志位歷三郡太守

譙周傳

譙周字允南巴西西充國人也父岍字榮始治尚書兼通諸經及圖緯州郡辟請皆不應州就假師友從事周幼孤與母兄同居既長耽古篤

學家貧未嘗問產業誦讀典籍欣然獨笑以忘寢食研精六經尤善書札頗曉天文而不以留意諸子文章非心所存不悉徧視也身長八尺體貌素朴性推誠不飾無造次辯論之才然潛識內敏建興中丞相亮領益州牧命周為勸學從事

蜀記曰周初見亮左右皆笑既出有司請推笑者亮曰孤尚不能忍况左右乎亮卒於敵

庭周在家聞問即便奔赴尋有詔書禁斷惟周以速行得達大將軍蔣琬領刺史徙為典學從事總州之學者後主立太子以周為僕轉家令時後主頗出游觀增廣聲樂周上疏諫曰昔王

莽之敗豪傑並起跨州據郡欲弄神器於是賢
才智士思望所歸未必以其勢之廣狹惟其德
之薄厚也是故於時更始公孫述及諸有大衆
者多已廣大然莫不快情恣欲怠於爲善游獵
飲食不恤民物世祖初入河北馮異等勸之曰
當行人所不能爲遂務理寬獄節儉飲食動遵
法度故北州歌歎聲布四遠於是鄧禹自南陽
追之吳漢寇恂未識世祖遙聞德行遂以權計
舉漁陽上谷突騎迎于廣阿其餘望風慕德者
邳彤耿純劉植之徒至于輿病齎棺繼負而至
者不可勝數故能以弱爲彊屠王郎吞銅馬折
赤眉而成帝業也及在洛陽嘗欲小出車駕已
御鈇期諫曰天下未寧臣誠不願陛下細行數
出即時還車及征隗囂潁川盜起世祖還洛陽
但遣寇恂往恂曰潁川以陛下遠征故姦猾起
叛未知陛下還恐不時降陛下自臨潁川賊必
即降遂至潁川竟如恂言故非急務欲小出不
敢至於急務欲自安不爲故帝者之欲善也如
此故傳曰百姓不徒附誠以德先之也今漢遭
厄運天下三分雄哲之士思望之時也陛下天

姿至孝喪踰三年言及隕涕雖曾閔不過也敬
賢任才使之盡力有踰成康故國內和一大小
戮力臣所不能陳然臣不勝大願願復廣人所
不能者夫輓大重者其用力苦不衆拔大艱者
其善術苦不廣且承事宗廟者非徒求福祐所
以率民尊上也至於四時之祀或有不臨池苑
之觀或有仍出臣之愚滯私不自安夫憂責在
身者不暇盡樂先帝之志堂構未成誠非盡樂
之時願省減樂官後宮所增造但奉脩先帝所
施下爲子孫節儉之教徒爲中散大夫猶侍太
子于時軍旅數出百姓彫瘁周與尚書令陳祗
論其利害退而書之謂之仇國論其辭曰因餘
之國小而肇建之國大並爭於世而爲仇敵因
餘之國有高賢卿者問於伏愚子曰今國事未
定上下勞心往古之事能以弱勝彊者其術何
如伏愚子曰吾聞之處大無患者恒多慢處小
有憂者恒思善多慢則生亂思善則生治理之
常也故周人養民以少取多勾踐卹衆以弱斃
彊此其術也賢卿曰曩者項彊漢弱相與戰爭
無日寧息然項羽與漢約分鴻溝爲界各欲歸

息民張良以爲民志既定則難動也尋帥追羽
終斃項氏豈必由文王之事乎肇建之國方有
疾疢我因其隙陷其邊陲覬增其疾而斃之也
伏愚子曰當殷周之際王侯世尊君臣久固民
習所專深根者難拔據固者難遷當此之時雖
漢祖安能杖劔鞭馬而取天下乎當秦罷侯置
守之後民疲秦役天下土崩或歲改主或月易
公鳥驚獸駭莫知所從於是豪彊並爭虎裂狼
分疾搏者獲多遲後者見吞今我與肇建皆傳
國易世矣旣非秦末鼎沸之時實有六國並據
之勢故可爲文王難爲漢祖夫民疲勞則騷擾
之兆生上慢下暴則瓦解之形起諺曰射幸數
跌不如審發是故智者不爲小利移目不爲意
似改步時可而後動數合而後舉故湯武之師
不再戰而克誠重民勞而度時審也如遂極武
黷征土崩勢生不幸遇難雖有智者將不能謀
之矣若乃竒變從橫出入無間衝波截轍超谷
越山不由舟楫而濟盟津者我愚子也實所不
及後遷光祿大夫位亞九列周雖不與政事以
儒行見禮時訪大議輒據經以對而後生好事

者亦咨問所疑焉景耀六年冬魏大將軍鄧艾克江由長驅而前而蜀本謂敵不便至不作城守調度及聞艾已入陰平百姓擾擾皆迸山野不可禁制後主使羣臣會議計無所出或以爲蜀之與吳本爲和國宜可奔吳或以爲南中七郡阻險斗絕易以自守宜可奔南惟周以爲自古已來無寄他國爲天子者也今若入吳固當臣服且政理不殊則大能吞小此數之自然也由此言之則魏能并吳吳不能并魏明矣等爲小稱臣孰與爲大再辱之恥何與一辱且若欲奔南則當早爲之計然後可果今大敵以近禍敗將及羣小之心無一可保恐發足之日其變不測何至南之有乎羣臣或難周曰今艾以不遠恐不受降如之何周曰方今東吳未賓事勢不得不受之受之後不得不禮若陛下降魏魏不裂土以封陛下者周請身詣京都以古義爭之衆人無以易周之理後主猶疑於入南周上疏曰或說陛下以北兵深入有欲適南之計臣愚以爲不安何者南方遠夷之地平常無所供爲猶數反叛自丞相亮南征兵勢偪之窮乃幸

從是後供出官賦取以給兵以爲愁怨此患國
之人也今以窮迫欲往依恃恐必復反叛一也
北兵之來非但取蜀而已若奔南方必因人勢
衰及時赴追二也若至南方外當拒敵內供服
御費用張廣他無所取耗損諸夷必甚甚必速
叛三也昔王郎以邯鄲僭號時世祖在信都畏
偪於郎欲棄還關中邳彤諫曰明公西還則邯
鄲城民不肯捐父母背城主而千里送公其亡
叛可必也世祖從之遂破邯鄲今北兵至陛下
南行誠恐邳彤之言復信於今四也願陛下早

爲之圖可獲爵土若遂適南勢窮乃服其禍必
深易曰亢之爲言知得而不知喪知存而不知
亡知得失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言
聖人知命而不苟必也故堯舜以子不善知天
有授而求授人子雖不肖禍尚未萌而迎授與
人况禍以至乎故微子以殷王之昆面縛銜璧
而歸武王豈所樂哉不得已也於是遂從周策
劉氏無虞一邦蒙賴周之謀也

孫綽評曰譙周說後主降魏可乎曰自爲

天子而乞降請命何恥之深乎夫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
亡則亡之先君正魏之篡不與同天矣推過於其父俯首而
事讎可謂苟存豈大居正之道哉 孫盛曰春秋之義國君
死社稷卿大夫死位况稱天子而可辱於人乎周謂萬乘之

君偷生苟免亡禮希利要冀微榮惑矣且以事勢言之理有未盡何者禪雖庸主實無桀紂之酷戰雖屢北未有土崩之亂縱不能君臣固守背城借一自可退次東鄙以思後圖是時羅憲以重兵據白帝霍弋以強卒鎮夜郎蜀土險狹山水峻隔絕巖激湍非步卒所涉若悉取舟楫保據江州徵兵南中乞師東國如此則姜廖五將自然雲從吳之二師承命雷赴何投寄之無所而慮於必亡邪魏師之來塞國大舉欲追則舟楫靡資欲留則師老多虞且屈伸有會情勢代起徐因思奮之民以攻驕惰之卒此越王所以敗闔閭田單所以摧騎劫也何為匆匆遽自囚虜下堅壁於敵人致斫石之至恨哉葛生有云事之不濟則已耳安能復為之下壯哉斯言可以立懦夫之志矣觀古燕齊荆越之敗或國覆主滅或魚縣鳥竄終能建功立事康復社稷豈曰天助抑人謀也向使懷苟存之計納譙周之言何邦基之能構令名之可獲哉禪既闇主周實駑臣方之申包田單范蠡大夫種不亦遠乎時晉文王為魏相國以周

有全國之功封陽城亭侯又下書辟周周發至漢中困疾不進咸熙二年夏巴郡文立從洛陽

還蜀過見周周語次因書板示立立曰典午忽兮

月酉没兮典午者謂司馬也月酉者謂八月也

至八月而文王果崩

華陽國志曰文立字廣休少治毛詩三禮兼通羣書刺史費禕命為

從事入為尚書郎復辟為大將軍東曹掾稍遷尚書蜀并于魏梁州建首為別駕從事舉秀才晉泰始二年拜濟陰太守遷太子中庶子立上言故蜀大官及盡忠死事者子孫雖仕郡國或有不才同之齊民為劇又諸葛亮蔣琬費禕等子孫流徙中畿各宜量才敘用以慰巴蜀之心傾吳人之望事皆施行轉散騎常侍獻可替否多所補納稍遷衛尉中朝服其賢雅為時名卿咸寧末卒立晉室踐祚累下詔所在

發遣周周遂輿疾詣洛泰始三年至以疾不起

就拜騎都尉周乃自陳無功而封求還爵土皆

不聽許五年予嘗為本郡中正清定事訖求休

還家往與周別周語予曰昔孔子七十二劉向揚雄七十一而沒今吾年過七十庶慕孔子遺風可與劉揚同軌恐不出後歲必便長逝不復相見矣疑周以術知之假此而言也六年秋為

散騎常侍疾篤不拜至冬卒晉陽秋載詔曰朕甚悼之賜朝服一具衣一襲

錢十五萬周息熙上言周臨終屬熙曰久抱疾未會朝見若國恩賜朝服衣物者勿以加身當還舊墓道險行難豫作輕棺殯斂已畢上還所賜詔曰還衣服給棺直凡所著述撰定法訓五經論

古史考書之屬百餘篇益部耆舊傳曰益州刺史董榮圖畫周像於州學命從事

李通頌之曰抑抑譙侯好古述儒寶道懷真鑒世盈虛雅名美迹終始是書我后欽賢無言不譽攀諸前哲丹青是圖嗟爾來葉鑿周三子熙賢同少子同頗好周業亦以茲顯模

忠篤質素為行舉孝廉除錫令東宮洗馬召不

就周長子熙熙子秀字元彥晉陽秋曰秀性清靜不交於世知將大亂豫絕

人事從兄弟及諸親里不與相見州郡辟命及李雄盜蜀安車徵秀又雄叔父驤驤子壽辟命皆不應常冠鹿皮躬耕田

藪永和三年安西將軍桓温平蜀表薦秀曰臣聞大朴既虧則高尚之標顯道喪時昏則忠貞之義彰故有洗耳投淵以振玄邈之風亦有秉心矯迹以惇在三之節是以上代之君莫不崇重斯軌所以篤俗訓民靜一流競伏惟大晉應符御

世運無常通時有屯蹇神州丘墟三方圯裂兎置絕響於中林白駒無聞於空谷斯有識之所悼心大雅之所歎息者也

陛下聖德嗣興方恢天緒臣昔奉役有事西土鯨鯢既縣思宣大化訪諸故老搜揚潛逸庶武羅於羿浞之墟想王蠋於亡齊之境竊聞巴西譙秀植操貞固抱德肥遁揚清渭波于時皇極邁道消之會羣黎蹈顛沛之艱中華有顧瞻之哀幽谷無遷喬之望凶命屢招姦威仍偏身寄虎吻危同朝露而能抗節玉立誓不降辱杜門絕跡不面偽庭進免龔勝亡身之禍退無薛方詭對之譏雖園綺之棲商洛管寧之默遼海方之於秀殆無以過于今西土以為美談夫旌德禮賢化道

譙周

之所先崇表殊節聖哲之上務方今六合未康豺狼當路遺黎偷薄義聲弗聞益宜振起道義之徒以敦流遁之弊若秀蒙蒲帛之徵足以鎮靜頽風軌訓囂俗幽遐仰流九服知化矣及蕭敬叛亂避難宕渠川中鄉人宗族馮依者以百數秀年八十衆人以其篤老欲代之負擔秀拒曰各有老弱當先營救吾氣力自足堪此不以垂朽之年累諸君也後十餘年卒於家

郤正傳

郤正字令先河南偃師人也祖父儉靈帝末爲益州刺史爲盜賊所殺會天下大亂故正父揖因留蜀揖爲大將軍孟達營都督隨達降魏爲中書令史正本名纂少以父死母嫁單熒隻立而安貧好學博覽墳籍弱冠能屬文入爲祕書

吏轉爲令史遷郎至令性澹於榮利而尤耽意文章自司馬王揚班傅張蔡之儔遺文篇賦及當世美書善論益部有者則鑽鑿推求略皆寓目自在內職與宦人黃皓比屋周旋經三十年皓從微至貴操弄威權正旣不爲皓所愛亦不爲皓所憎是以官不過六百石而免於憂患依則先儒假文見意號曰釋譏其文繼於崔駰達旨其辭曰或有譏余者曰聞之前記夫事與時竝名與功偕然則名之與事前哲之急務也是故創制作範匪時不立流稱垂名匪功不記名

必須功而乃顯事亦俟時以行止身沒名滅君子所
恥是以達人研道探蹟索微觀天運之符表考人事
之盛衰辨者馳說智者應機謀夫演略武士奮威雲
合霧集風激電飛量時揆宜用取世資小屈大申存
公忽私雖尺枉而尋直終揚光以發輝也今三方鼎
峙九有未乂悠悠四海嬰丁禍敗嗟道義之沈塞愍
生民之顛沛此誠聖賢拯救之秋烈士樹功之會也
吾子以高朗之才珪璋之質兼覽博闕留心道術無
遠不致無幽不悉挺身取命幹茲奧祕躊躇紫闥喉
舌是執九考不移有入無出

尚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
陟幽明九考則二十七年

究古今之真偽計時務之得失雖時獻一策偶進一
言釋彼官責慰此素殮固未能輸竭忠款盡瀝胸肝
排方入直惠彼黎元俾吾徒草鄙並有聞焉也蓋亦
綏衡緩轡回軌易塗輿安駕肆思馬斯祖審厲揭以
投濟要夷庚之赫撫播秋蘭以芳世副吾徒之彼圖
不亦盛與余聞而歎曰嗚呼有若云乎邪夫人心不
同實若其面子雖光麗既美且豔管闕筐舉守厥所
見未可以言八紘之形埒信萬事之精練也或人
率爾仰而揚衡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余應之曰
虞帝以面從爲戒孔聖以悅已爲尤若子之言良

我所思將爲吾子論而釋之昔在鴻荒矇昧肇
初三皇應錄五帝承符爰暨夏商前典攸書姬
衰道缺霸者翼扶嬴氏慘虐吞嚼八區於是從
橫雲起狙詐如星竒邪逢蠱動智故萌生或飾真
以讎僞或挾邪以干榮或詭道以要上或鬻技
以自矜背正崇邪弃直就佞忠無定分義無常
經故鞅法窮而慝作斯義敗而姦成呂門大而
宗滅韓辯立而身刑夫何故哉利回其心寵耀
其目赫赫龍章鑠鑠車服媮幸苟得如反如仄
淫邪荒迷恣睢自極和鸞未調而身在轅側庭
宇未踐而棟折攘覆天收其精地縮其澤人平
其躬鬼芟其額初升高岡終墮幽壑朝合榮潤
夕爲枯魄是以賢人君子深圖遠慮畏彼咎戾
超然高舉寧曳尾於塗中穢濁世之休譽彼豈
輕主慢民而忽於時務哉蓋易著行止之戒詩
有靖恭之歎乃神之聽之而道使之然也自我
大漢應天順民政治之隆皓若陽春俯憲坤典
仰式乾文播皇澤以熙世揚茂化之醲醇君臣
履度各守厥真上垂詢納之弘下有匡救之責
士無虛華之寵民有一行之迹粲乎疊疊尚此

忠益然而道有隆窳物有興廢有聲有寂有光
有翳朱陽否於素秋玄陰抑於孟春義和逝而
望舒係運氣匿而耀靈陳冲質不永桓靈隊敗
英雄雲布豪傑蓋世家挾殊議人懷異計故從
橫者歛披其芻豢詐者暫吐其舌也今天綱已
綴德樹西鄰不顯祖之宏規縻好爵於士人興
五教以訓俗豐且九德以濟民肅明祀以禘祭幾
皇道以輔真雖跲者未一僞者未分聖人垂戒
蓋均無貧故君臣協美於朝黎庶欣戴於野動
若重規靜若疊且矩濟濟偉彥元凱之倫也有過

必知顏子之仁也侃侃庶政冉季之治也鷹揚
鷲騰伊望之事也總羣俊之上略兮薛氏之三
計敷張陳之秘策故力征以勤世援華英之不
遑豈暇脩枯籜於榛穢哉然吾不才在朝累紀
託身所天心焉是恃樂滄海之廣深歎嵩嶽之
高跲聞仲尼之贊商感鄉校之益也彼平仲之
和羹亦進可而替否故矇冒瞽說時有攸獻譬
適人之有采於市閭游童之吟詠乎疆畔庶以
增廣福祥輸力規諫若其合也則以閭協明進
應靈符如其違也自我常分退守已愚進退任

數不矯不誣循性樂天何恨諸此其所以既入
不出有而若無者也狹屈氏之常醒濁漁父之
必醉溷柳季之卑辱編夷叔之高懟合不以得
違不以失得不克詘失不慘悻不樂前以顧軒不
就後以慮輕不粥譽以干澤不辭愆以已忌絀何
責之釋何殮之卹何方之排何責之入九考不
移固其所執也方今朝士山積髦俊成羣猶麟
介之潛乎巨海毛羽之集乎鄧林游禽逝不爲
之歎浮魴臻不爲之殷且陽靈幽於唐葉陰精
應於商時陽旰請而洪災息桑林禱而甘澤滋

淮南子曰禹爲水以身請於陽旰之冲湯苦旱以身禱於桑林之祭聖人之憂民如此其明也呂氏春秋曰昔殷湯克夏桀而天下大旱五年不收湯乃以身禱於桑林曰余一人有罪無及萬方萬方有罪在余一人無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傷民之命湯於是剪其髮攏其爪自以爲犧性用祈福於上帝民乃甚悅雨乃大至行止有道啓

塞有期我師遺訓不然不尤委命恭已我又何
辭辭窮路單將反初節綜墳典之流芳尋孔氏
之遺藝綴微辭以存道憲先軌而投制肆叔躬
之優游美踈氏之遐逝收止足以言歸汎皓然
以容裔欣環堵以恬娛免咎悔於斯世顧茲心
之未泰懼末塗之泥滯仍求激而增憤肆中懷
以告堯音九方考精於至貴秦牙沉思於殊形

淮南子曰秦穆公謂伯樂曰子之年長矣了性有可使求馬者乎對曰良馬者可以形容筋骨相也相天下之馬者若城若沒若尖若亡其一若此馬者絕塵却轍臣之子皆下才也可告以良馬而不可告以天下之馬天下之馬臣有所與共僭纏采薪九方堙此其相馬非臣之下也請見之穆公見之使之求馬三月而反報曰已得馬矣在於沙丘穆公曰何馬也對曰牝而黃使人往取之牡而驪穆公不說召伯樂而問之曰敗矣子之所使求馬者也毛物牝牡尚弗能知又何馬之能知伯樂喟然太息曰一至此乎是乃所以千萬里馬而無數者也若堙之所觀者天機也得其精而忘其麓在其內而忘其外見其所見而不見其所不見視其所視而遺其所不視若彼之所相者乃有貴乎馬者馬至而果天正之之馬淮南子又曰伯樂寒風奏牙葛青所相薛燭察寶各異其知馬一也蓋九方觀其精秦牙察其形薛燭察寶

以飛譽

越絕書曰昔越王勾踐有寶劍五枚聞於天下客有能相劍者名薛燭王召而問之吾有寶劍五請

蜀云二

十三

可當造此劍之時赤堇之山破而出錫若邪之溪固而出銅兩師掃灑雷公擊鼓太一下觀天精下之歐冶乃因天之精悉其技巧一曰純鈞二曰湛盧今赤堇之山已合若邪之溪深而不測歐冶子已死雖傾城量金珠玉竭河獨不得此一物有市之鄉三駿馬千匹與瓠梁託弦以流聲淮南子曰千戶之都二亦何足言與瓠梁託弦以流聲瓠巴鼓瑟而鱣魚聽之又曰瓠梁之歌齊隸拊髀以濟文臣按此可隨也而以歌者不可為也

謂孟常君田文下坐客能作雞鳴以濟其厄者也凡作雞鳴必先拊髀以儆雞之拊翼也楚客潛寇以

保荆

淮南子曰楚將民發好求技道之士甚有善為偷者往見曰聞君求技道之士臣偷也願以技備一卒子發聞

之衣不及帶冠不暇正出見而禮之左右諫曰偷者天下之盜也何為禮之君曰此非左右之所得與後無幾何齊與兵伐楚子發將師以當之兵三却楚賢大夫皆盡其計而悉其誠齊師愈彊於是卒偷進請曰臣有薄技願為君行之君曰諾偷即夜出解齊將軍之幃帳而獻之子發子發使人歸之曰卒有出採薪者得將軍之帳使使歸於執事明日又復往取枕子發又使歸之明日又復往取簪子發又使歸之齊師聞之大駭將軍與軍吏謀曰今日不去楚軍恐取吾頭矣即

部正

旋師而去**雍門**援琴而挾說栢譚新論曰雍門周以琴

文悲乎對曰臣之所能令悲者先貴而後賤昔富而今貧

壓窮巷不交四鄰不若身材高妙懷質抱直逢讒罹謗然結

而不得信不若交歡而結髮愛無怨而生離遠赴絕國無相

見期不若幼無父母壯無妻兒出以野澤為鄰入用堀穴為

家困於朝夕無所假貸若此人者但聞飛鳥之號秋風鳴條

則傷心矣臣一為之援琴而長太息未有不悽惻而涕泣者

也今若足下居則廣厦高堂連闥同房下羅帷來清風倡優

在前韶諛侍側揚激楚舞鄭妾流聲以娛耳練色以淫目水

戲則舳龍舟建羽旗鼓鈞乎不則之野游則登平原馳廣

固疆弩下高鳥勇士格猛獸置酒娛樂沈醉忘歸方此之時

視天地曾不若一拍雖有善鼓琴未能動足下也孟常君曰

固然雍門周曰然臣竊為足下有所常悲夫角帝而困秦者

君也連五國而伐楚者又君也天下未嘗無事不從即衡從

成則楚王衡成則秦帝夫以秦楚之疆而報弱薛猶磨蕭芥

而伐朝園也有識之一莫不為足下寒心天道不常盛寒暑

更進退于秋萬歲之後宗廟必不血食高臺既已頽曲地又

已平墳墓生荆棘狐狸穴其中游兒收豎躑躅其足而歌其

上曰孟常君之尊貴亦猶若是乎於是孟常君喟然大息涕

淚承睫而未下雍門周引琴而鼓之徐動宮徵叩角羽絃而成

曲孟嘗君遂歔歔而就之曰先生鼓琴令文立若亡國之人

韓哀秉轡而馳名

呂氏春秋曰韓哀作街王褒聖主得賢臣頌曰及至駕轡膝參乘且

王良執鞭韓哀附輿縱馳騁騫忽如景靡過都越國蹶如歷

塊追奔雷逐遺風周流八極萬里一息向其遼哉人馬相得

也**盧敖**翔翔于玄闕若士竦身於雲清淮南子曰

北海經乎太陰入乎玄闕至於蒙轂之上見一士焉浮日而

玄隼矣頸而鳥肩豐上而殺下軒軒然方迎風而舞頷見盧

敖慢然下其臂遜逃乎碑下盧敖俯而視之方卷龜殼而食

合梨盧敖乃與之語曰惟敖為背羣離黨窮觀於六合之外

者非敖而已乎敖幼而好游長不喻解周行四極惟比陰之

不闕今卒睹夫子於是子殆可與敖為交乎若士者恭然而

九域之上吾不可以久若士舉臂而竦身遠入雲中虛無教仰而視之弗見乃止曰吾比夫子也猶黃鵠之與壤蟲終日行不離咫尺自以爲遠不亦悲哉

守己而自寧景耀六年後主從譙周之計遣使請降於鄧艾其書正所造也明年正月鍾會作亂成都後主東遷洛陽時擾攘倉卒蜀之大臣無翼從者惟正及殿中督汝南張通捨妻子單身隨侍後主賴正相導宜適舉動無闕乃慨然歎息恨知正之晚時論嘉之賜爵關內侯泰始中除安陽令遷巴西太守泰始八年詔曰正昔在成都顛沛守義不違忠節及見受用盡心幹

廿五

事有治理之績其以正為巴西太守咸寧四年卒凡所著述詩論賦之屬垂百篇

評曰杜微脩身隱靜不役當世庶幾夷皓之槩

周羣占天有徵杜瓊沈默慎密諸生之純也許孟來李博涉多聞尹默精於左氏雖不以德業為稱信皆一時之學士譙周詞理淵通為世碩儒有董楊之規卻正文辭粲爛有張蔡之風加其行止君子有取焉二子處晉事少在蜀事多故

著于篇張璠以為譙周所陳降魏之策蓋素料劉禪懦弱心無害矣故得行也如遇忿肆之人雖無他筭然於殉

鄙取或發怒妄誅以立一時之威快其斯頃之意者此亦夷滅之禍云

蜀志第十二

郤正

黃李呂馬王張傳第十三 蜀書國志四十三

○黃權傳

黃權字公衡巴西閬中人也少為郡吏州牧劉璋召為主簿時別駕張松建議宜迎先主使伐張魯權諫曰左將軍有驍名今請到欲以部曲遇之則不滿其心欲以賓客禮待則一國不容二君若客有泰山之安則主有累卵之危可但閉境以待河清璋不聽竟遣使迎先主出權為廣漢長及先主龍襲取益州將帥分下郡縣郡縣望風景附權閉城堅守頃劉璋稽服乃詣降先

主先主假權偏將軍

徐衆評曰權既忠諫於主又閉城拒守得事君之禮武王下車

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閭所以大顯忠賢之士而明示所貴之旨先主假權將軍善矣然猶薄少未足彰忠義之高節而大勸為善者之心及曹公破張魯曾走入巴中權進曰若

失漢中則三巴不振此為割蜀之股臂也於是先主以權為護軍率諸將迎魯魯已還南鄭北降曹公然卒破杜濩朴胡殺夏侯淵據漢中皆權本謀也先主為漢中王猶領益州牧以權為治中從事及稱尊號將東伐吳權諫曰吳人悍戰又水軍順流進易退難臣請為先驅以嘗寇陛下宜為後鎮先主不從以權為鎮北將軍督

江北軍以防魏師先主自在江南及吳將軍陸議乘流斷圍南軍敗績先主引退而道隔絕權不得還故率將所領降于魏有司執法白收權妻子先主曰孤負黃權權不負孤也待之如初

臣松

之以為漢武用虛罔之言滅李陵之家劉主拒憲司所執宥黃權之室一主得失縣邈遠矣詩云樂只君子保乂爾後其劉主之謂也魏文帝謂權曰君捨逆効順欲追蹤陳

韓邪權對曰臣過受劉主殊遇降吳不可還蜀無路是以歸命且敗軍之將免死為幸何古人之可慕也文帝善之拜為鎮南將軍封有陽侯加侍中使之陪乘蜀降人或云誅權妻子權知

蜀志三十一

二

其虛言未便發喪

漢魏春秋曰文帝詔令發喪權答曰臣與劉葛推誠相信明臣本志疑惑

未實請須後問

後得審問果如所言及先主薨問至魏羣

臣咸賀而權獨否文帝察權有局量欲試驚之遣左右詔權未至之間累催相屬馬使奔馳交錯於道官屬侍從莫不碎魄而權舉止顏色自若後領益州刺史徙占河南大將軍司馬宣王深器之問權曰蜀中有卿輩幾人權笑而答曰不圖明公見顧之重也宣王與諸葛亮書曰黃公衡快士也每坐起歎述足下不去口實景初三年蜀延熙二年權遷車騎將軍儀同三司

蜀記

曰魏明帝問權天下鼎立當以何地為正權對曰當以天文為正往者災或守心而文皇帝崩吳蜀二主平安此其徵也

明年卒謚曰景侯子邕嗣邕無子絕權留蜀子崇為尚書郎隨衛將軍諸葛瞻拒鄧艾到涪縣瞻盤桓未進崇屢勸瞻宜速行據險無令敵得入平瞻猶與未納崇至于流涕會艾長驅而前瞻却戰至縣竹崇帥厲軍士期於必死臨陣見殺

○李恢傳

李恢字德昂建寧俞元人也仕郡督郵姑夫農習為建伶令有違法之事恢正習免官太守董

蜀志十三

三

和以習方士大姓寢而不許華陽國志曰習後官至領軍後貢

恢於州涉道未至聞先主自葭萌還攻劉璋恢知璋之必敗先主必成也乃託名郡使北詣先主遇於縣竹先主嘉之從至雒城遣恢至漢中交好馬超超遂從命成都既定先主領益州牧以恢為功曹書佐主簿後為亡虜所誣引恢謀反有司執送先主明其不然更遷恢為別駕從事章武元年康降都督鄧方卒先主問恢誰可代者恢對曰人之才能各有長短故孔子曰其使人也器之且夫明主在上則臣下盡情是以

李恢

西零之役趙充國曰莫若老臣臣竊不自量惟
陛下察之先主笑曰孤之本意亦已在卿矣遂
以峽爲康降都督使持節領交州刺史住平夷

縣

臣松之訊之蜀人云康降也名去蜀二千餘里時未有
寧州號爲南中立此職以摠攝之晉泰始中始分爲寧

州先主薨高定恣睢於越雋雍閬跋扈於建寧
朱褒反叛於犍牻丞相亮南征先由越雋而恢
案道向建寧諸縣大相糾合圍恢軍於昆明時
恢衆少敵倍又未得亮聲息給謂南人曰官軍
糧盡欲規退還吾中間久斥鄉里乃今得旋不
能復北欲還與汝等同計謀故以誠相告南人

男一之三

四

信之故圍守怠緩於是恢出擊大破之追犍逐
北南至槃江東接犍牻與亮聲勢相連南土平
定恢軍功居多封漢興亭侯加安漢將軍後軍
還南夷復叛殺害守將恢身往撲討鉏盡惡類
徙其豪帥于成都賦出叟濮耕牛戰馬金銀犀
革充繼軍資于時費用不乏建興七年以交州
屬吳解恢刺史更領建寧太守以還居本郡徙
居漢中九年卒子遺嗣恢弟子球羽林右部督
隨諸葛瞻拒鄧艾臨陣授命死于緜竹

○呂凱傳

李恢 呂凱

呂凱字季平永昌不韋人也

孫盛蜀世譜曰初秦徙呂不韋子弟宗族

於蜀漢漢武帝時開西南夷置郡縣徙呂氏以充之因曰不韋縣

仕郡五官掾功曹時

雍閬等聞先主薨於永安驕黠滋甚都護李嚴

與閬書六紙解喻利害閬但答一紙曰蓋聞天

無二日土無二王今天下鼎立正朔有三是以

遠人惶惑不知所歸也其桀慢如此閬又降於

吳吳遥署閬為永昌太守永昌既在益州郡之

西道路壅塞與蜀隔絕而郡太守改易凱與府

丞蜀郡王伉帥屬吏民閉境拒閬閬數移檄永

昌稱說云云凱答檄曰天降喪亂奸雄乘釁夫

下切齒萬國悲悼臣妾大小莫不思竭筋力肝

腦塗地以除國難伏惟將軍世受漢恩以為當

躬聚黨眾率先啓行上以報國家下不負先人

書功竹帛遺名千載何期臣僕吳越背本就末

乎昔舜勤民事墮于蒼梧書籍嘉之流聲無窮

崩于江浦何足可悲文武受命成王乃平先帝

龍興海內望風宰臣聰睿自天降康而將軍不

觀盛衰之紀成敗之符譬如野火在原蹈履復河

冰火滅冰泮將何所依附曩者將軍先君雍侯

造怨而封竇融知興歸志世祖皆流名後葉世

歌其美今諸葛丞相英才挺出深覩未萌受遺
託孤翊贊季興與眾無忌錄功忘瑕將軍若能
翻然改圖易跡更步古人不難追鄙土何足宰
哉蓋聞楚國不恭齊桓是責夫差僭號晉人不
長況臣於非主誰肯歸之邪竊惟古義臣無越
境之交是以前後有來無往重承告示發憤忘
食故略陳所懷惟將軍察焉凱威恩內著為郡
中所信故能全其節及丞相亮南征討閬既發
在道而閬已為高定部曲所殺亮至南上表曰
永昌郡吏呂凱府丞王伉等執忠絕域十有餘

蜀志卷之三

六

年雍闓高定偏其東北而凱等守義不與交通
臣不意永昌風俗敦直乃爾以凱為雲南太守
封陽遷亭侯會為叛夷所害子祥嗣而王伉亦
封亭侯為永昌太守

蜀世譜曰呂祥後為晉南夷校尉祥子及孫世為永昌大官李雄破

寧州諸呂不肯附舉郡固守王伉等亦守正節

○馬忠傳

馬忠字德信巴西閬中人也少養外家姓狐名
篤後乃復姓改名忠為郡吏建安末舉孝廉除
漢昌長先主東征敗績獠亭巴西太守閻芝發
諸縣兵五千人以補遺闕遣忠送往先主已還

馬忠

永安見忠與語謂尚書令劉巴曰雖亡黃權復得孤篤此為世不乏賢也建興元年丞相亮開府以忠為門下督三年亮入南拜忠牂牁太守郡丞朱褒反叛亂之後忠撫育郵理甚有威惠八年召為丞相參軍副長史蔣琬署留府事又領州治中從事明年亮出祁山忠詣亮所經營戎事軍還督將軍張嶷等討汶山郡叛羌十一年南夷豪帥劉胄反擾亂諸郡徵庾降都督張翼還以忠代翼忠遂斬胄平南土加忠監軍奮威將軍封博陽亭侯初建寧郡殺太守正昂縛太守張裔於吳故都督常駐平夷縣至忠乃移治味縣處民夷之間又越雋郡亦久失土地忠率將太守張嶷開復舊郡由此就加安南將軍進封彭鄉亭侯延熙五年還朝因至漢中見大司馬蔣琬宣傳詔旨加拜鎮南大將軍七年春大將軍費禕北禦魏敵留忠成都平尚書事禕還忠乃歸南十二年卒子脩嗣

脩弟恢恢子義

建寧太守

忠

為人寬濟有度量但談啁大笑忿怒不形於色然處事能斷威恩並立是以蠻夷畏而愛之及卒莫不自致喪庭流涕盡哀為之立廟祀迄今猶

在張表時名士清望踰忠闇宇宿有功幹於事
精勤繼踵在忠後其威風稱績皆不及忠

益部
著舊

傳曰張表肅子也華陽國志云表張
松子未詳闇字字文平南郡人也

○王平傳

王平字子均巴西宕渠人也本養外家何氏後
復姓王隨杜濩朴胡詣洛陽假校尉從曹公征
漢中因降先主拜牙門將裨將軍建興六年屬
參軍馬謖先鋒謖舍水上山舉措煩擾平連規
諫謖謖不能用大敗於街亭衆盡星散惟平所
領千人鳴鼓自持魏將張郃疑其伏兵不往偏

蜀志十三

八

也於是平徐徐收合諸營遺迸率將士而還丞
相亮既誅馬謖及將軍張休李盛奪將軍黃襲
等兵平特見崇顯加拜參軍統五部兼當營事
進位討寇將軍封亭侯九年亮圍祁山平別守
南圍魏大將軍司馬宣王攻亮張郃攻平平堅
守不動郃不能克十二年亮卒於武功軍退還
魏延作亂一戰而敗平之功也遷後典軍安漢
將軍副車騎將軍吳壹住漢中又領漢中太守
十五年進封安漢侯代壹督漢中延熙元年大
將軍蔣琬住沔陽平更爲前護軍署琬府事六

年琬還住涪拜平前監軍鎮北大將軍統漢中
七年春魏大將軍曹爽率步騎十餘萬向漢川
前鋒已在駱谷時漢中守兵不滿二萬諸將大
驚或曰今力不足以拒敵聽當固守漢樂二城
遇賊令入比爾間涪軍足得救關平曰不然漢
中去涪垂千里賊若得關便為禍也今宜先遣
劉護軍杜參軍據興勢平為後拒若賊分向黃
金平率千人下自臨之比爾間涪軍行至此計
之上也惟護軍劉敏與平意同即便施行涪諸
軍及大將軍費禕自成都相繼而至魏軍退還

如平本策是時鄧艾在東馬忠在南平在北境
咸著名迹平生長戎旅手不能書而所識不過
十字而口授作書皆有意理使人讀史漢諸記
傳聽之備知其大義往往論說不失其指遵履
法度言不戲謹從朝至夕端坐徹日愷無武將
之體然性狹侵疑為人自輕以此為損焉十一
年卒子訓嗣初平同郡漢昌句句古扶忠勇寬
厚數有戰功功名爵位亞平官至左將軍封宕
渠侯

華陽國志曰後張翼廖化並為大將
軍時人語曰前有王句後有張廖

○張嶷傳

張嶷字伯岐巴西郡南充國人也

益部耆舊傳曰嶷出自孤微而

少有通壯之節

弱冠為縣功曹先主定蜀之際山寇攻縣

縣長捐家逃亡嶷冒白刃攜負夫人夫人得免

由是顯名州召為從事時郡內士人龔祿姚佃

位二千石當世有聲名皆與嶷友善建興五年

丞相亮北住漢中廣漢緜竹山賊張慕等鈔盜

軍資劫略吏民嶷以都尉將兵討之嶷度其鳥

散難以戰禽乃詐與和親克期置酒酒酣嶷身

率左右因斬慕等五十餘級渠帥悉殄尋其餘

類旬日清泰後得疾病困篤家素貧置廣漢太

蜀志十三

守蜀郡何祗名為通厚嶷宿與疎闊乃自舉詣

祗託以治疾祗傾財醫療數年除愈其黨道信

義皆此類也拜為牙門將屬馬忠北討汶山叛

羌南平四郡蠻夷輒有等畫戰克之功

益部耆舊傳曰嶷受

兵三百人隨馬忠討叛羌嶷別督數營在先至他里邑所在

高峻嶷隨山立上四五里羌於要厄作石門於門上施牀積

石於其上過者下石相擊之無不糜爛嶷度不可得攻乃使

譯告曉之曰汝汶山諸種反叛傷害良善天子命將討滅惡

類汝等若稽顙過軍資給糧費福祿永隆其報百倍若終不

從大兵致誅雷擊電下雖追悔之亦無益也耆帥得命即出

詣嶷給糧過軍軍前討餘種餘種聞他里已下悉恐怖失所

或迎軍出降或奔竄山谷放兵攻擊軍以克捷後南夷劉胄

又反以馬忠為督來降討胄嶷復屬焉戰鬪常冠軍首遂斬

胄平南事訖特封典古僚種復反忠令嶷領諸營往討嶷內

招降得二千人

悉傳詣漢中

十四年武都氏王符健請降遣將軍

張嶷

張尉往迎過期不到大將軍蔣琬深以爲念疑
平之曰符健求附款至必無他變素聞健弟狡
黠又夷狄不能同功將有乖離是以稽留耳數
日問至健弟果將四百戶就魏獨健來從初越
雋郡自丞相亮討高定之後叟夷數反殺太守
龔異祿焦璜是後太守不敢之郡只住安定縣去
郡八百餘里其郡徒有名而已時論欲復舊郡
除疑爲越雋太守疑將所領往之郡誘以恩信
蠻夷皆服頗來降附北徼捉馬最驍勁不承節
度疑乃往討生縛其帥魏狼又解縱告喻使招

懷餘類表拜狼爲邑侯種落二千餘戶皆安土
供職諸種聞之多漸降服疑以功賜爵關內侯
蘇祁邑君冬逢逢弟隗渠等已降復反疑誅逢
逢妻旄牛王女疑以計原之而渠逃入西徼渠
剛猛捷悍爲諸種深所畏憚遣所親二人詐降
疑實取消息疑覺之許以重賞使爲反間二人
遂合謀殺渠渠死諸種皆安又斯都耆帥李求
承昔手殺龔異祿疑求募捕得數其宿惡而誅之
始疑以郡郭宇頽壞更築小塢在官三年徙還
故郡繕治城郭夷種男女莫不致力定祿臺登

卑水三縣去郡三百餘里舊出鹽鐵及漆而夷
徼久自固食疑率所領奪取署長吏焉疑之到
定祚定祚率豪狼岑槃木王舅甚爲蠻夷所信
任忿疑自侵不自來詣疑使壯士數十直往收
致捷而殺之持尸還種厚加賞賜喻以狼岑之
惡且曰無得妄動動即殄矣種類咸面縛謝過
疑殺牛饗宴重申恩信遂獲鹽鐵器用周贍漢
嘉都界旄牛夷種類四千餘戶其率狼路欲爲
姑壻冬逢報怨遣叔父離將逢衆相度形勢疑
逆遣親近齎牛酒勞賜又令離姊逆逢妻宜暢
意旨離既受賜并見其姊姊弟歡悅悉率所領
將詣疑疑厚加賞待遣還旄牛由是輒不爲患
郡有舊道經旄牛中至成都既平且近自旄牛
絕道已百餘年更由安上既險且遠疑遣左右
齎貨幣賜路重令路姑喻意路乃率兄弟妻子
悉詣疑疑與盟並開通舊道千里肅清復古亭
驛奏封路爲旄牛响毗王遣使將路朝貢後主
於是加疑撫戎將軍領郡如故疑初見費禕爲
大將軍恣性汎愛待信新附太過疑書戒之曰
昔岑彭率師來歙杖節咸見害於刺客今明將

軍位尊權重宜鑒前事少以為警後禕果為魏
降人郭脩所害吳太傅諸葛恪以初破魏軍大
興兵衆以圖攻取侍中諸葛瞻丞相亮之子恪
從弟也疑與書曰東主初崩帝實幼弱太傅受
寄託之重寄託之重亦何容易親以周公之才
猶有管蔡流言之變霍光受任亦有燕蓋上官
逆亂之謀賴成昭之明以免斯難耳昔每聞東
主殺生賞罰不任下人又今以垂沒之命卒召
太傅屬以後事誠實可慮加吳楚剽急乃昔所
記而太傅離少主履敵庭恐非良計長筭之術

也雖去東家綱紀肅然上下輯睦百有一失非
明者之慮邪取古則今今則古也自非郎君進
忠言於太傅誰復有盡言者也旋軍廣農務行德
惠數年之中東西並舉實為不晚願深採察恪
竟以此夷族疑識見多如是類在郡十五年邦
域安穆屢乞求還乃徵詣成都夷民戀慕扶轂
泣涕過旄牛邑邑君襁負來迎及追尋至蜀郡
界其督相率隨疑朝貢者百餘人疑至拜湯盜寇
將軍慷慨壯烈士人咸多貴之然放蕩少禮人
亦以此譏焉

益部耆舊傳曰時車騎將軍夏侯霸謂疑曰雖與足下踈闊然託心如舊宜明此意

疑谷曰僕未知子子未知我大道在彼何去託心乎願三年之後徐陳斯言有識之士以為美談是歲延

熙十七年也魏狄道長李簡密書請降衛將軍

姜維率疑等因簡之資以出隴西益部耆舊傳曰疑風濕固疾至

都寢篤扶杖然後能起李簡請降衆議狐疑而疑曰必然姜

維之出時論以疑初還股疾不能在行中由是疑自乞肆力

中原致身敵庭臨發辭後主曰臣當值聖明受恩過量加以

疾病在身常恐一朝隕沒辜負榮遇天不違願得豫戎事若

涼州克定臣為藩表守將若有未捷殺身以報後主慨然為之流涕既到狄道簡悉率城

中吏民出迎軍軍前與魏將徐質交鋒疑臨陣

隕身然其所殺傷亦過倍既亡封長子瑛西鄉

侯次子護雄襲爵南土越雋民夷聞疑死無不

悲泣為疑立廟四時水旱輒祀之益部耆舊傳曰余觀張疑儀兒

辭令不能駭人而其策略足以入筭果烈足以立威為臣有忠誠之節處類有亮直之風而動必顛典後主深崇之雖古之英士何以遠踰哉蜀世譜曰疑孫奔晉梁州刺史

評曰黃權弘雅思量李恢公亮志業呂凱守節

不回馬忠擾而能毅尚書曰擾而毅鄭玄注曰擾馴也致果曰毅王平忠

勇而嚴整張疑識斷明果咸以所長顯名發迹

遇其時也

蜀書

國志四十三

黃李呂馬王張傳第十三

張疑

